

一生作答入党誓词

倪福田

“咣咣”，一阵急促的敲门声吓得我赶紧起身开门，还没等我问清楚原由，对方先开了口：“倪书记，快过年了，我给你送礼来了。”说完把一大兜子东西倒在了我的办公桌上。

这所谓的“礼”，是几大本厚厚的资料和相关证书。我问：“这是啥意思？”

对方说：“这是我退休后用20年的时间研究蔬菜经济的成果。”

我仔细看了看，有山西省文联推荐给中宣部的电视脚本《菜人、菜事、菜篮子》，3本书《中国蔬菜经济实务》《蔬菜与健康》《救荒野菜集锦》，调查报告《关于深化蔬菜产销体制改革的思考》《蔬菜经济规律及监测与调控》，一共6大本400多页。

“您是？”我惊讶地问。

对方声如洪钟，连珠炮似地打开了话匣子：“俺叫张明，山东乐陵人，今年80岁，是太原市发改委老干部。”真是山东大汉快人快语。望着满头银发的老人，我肃然起敬。

我决定到他家看看。一进门，就发现老张家客厅茶几上摆着厚厚的资料，书房里更是各种书刊报纸，一台陈旧的电脑和半新的打印机摆在老式书桌上，书柜里摆满了古今书籍。我问老张：“这400多页的文稿您就是用这台电脑和打印机弄出来的？”

“正是。”老张说，“我们是全家总动员。老伴持家节俭，买菜挑最便宜的买，回来还要记账，但她从不问我的花费。我的工资全部用在我的研究上。孩子们帮我从网上查找材料，帮我修改稿子，甚至为我添置写作工具。”

他老伴王宝英半开玩笑说：“他搞什么我都不管，也不问，只有一件，别因为这些生气，身体健康最重要。”

王宝英接着说：“老张20多年的工资几乎全用在蔬菜研究上了，不是跑市场就是泡图书馆，要不就去外省调研，鞋子穿破几十双，电脑用坏了五六台，每天晚上趴在桌子上，戴上老花镜看资料写东西，打起字来手就抖，就这还学会了五笔输入法。他从来没有节假日，比在职的还忙。”

我问：“老张身体怎样？”

王宝英说：“糖尿病、高血压，一身的病，天天吃药。”

我说：“多保重身体，毕竟年龄大了。”

老张抢过话说：“正因为年龄大了，我现在是争分夺秒，得把未竟的事业干完。”

没过几天，老张通过邮箱给我发来一份“思想汇报”。这是一篇很好的自述，我一边读，一边想，什么是优秀共产党员？老张就是典范。在这里摘录几段：

我老家山东乐陵是老解放区，1945年日本投降时，国民党曾派飞机轰炸乐陵，那时我才4岁。1960年夏天，我在陕西上学时，西安地质学校组织师生到延安参观，我以副团长之职负责大家的生活和整个旅途安排。延安之行，让我终身受益。延安精神让我萌发了加入中国共产党的意愿，回来就写了入党申请书。1964年夏分配到太原市蔬菜公司工作，从此一生与蔬菜为伍。

在经营蔬菜这一行，人们常说“七十二行，没有蔬菜这一行”。但我深深地体会到，自古以来只有共产党人才最关心人民群众的生产生活，我立志要弄懂这一行。

从上世纪70年代末开始自学蔬菜经济管理，阅览了从古到今的蔬菜专著，后来又开始学习农业院校的《蔬菜栽培学》，从而了解了全国七大蔬菜生产区域之间的关系。从中找到了蔬菜的生物特性，并转嫁到蔬菜经济管理中去，收到特别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在头一年主管菜站的生产业务工作中，利用所学到的管理知识，三个月改变了菜站的面貌。

2001年，我退休后，开始自费调研，先后到过山东、湖北、江苏、辽宁、四川、广西、甘肃等15个省区，39个产菜市县，有的地方我去过多次，可以说跑了半个中国，至少40多公里。

我到国内7所农业大学和21个国家、省、市级图书馆及6所农科院，查阅有关蔬菜的资料。

在调研中边学习、边总结，写作研究蔬菜文稿53篇，在各种报刊上发表了33篇……

我问老张：“你只有小学文化程度，咋能写出几百万字的东西？”

他说：“小时因战乱和贫穷，受的教育有限。但我想，做学问只要坚持，就能成功。”

我问：“这么多年你走南闯北搞蔬菜调研碰到过啥困难吗？”

这一问，老张眼泪都快下来了，停顿了半天，哽咽着说：“在调研的过程中冷眼白眼自然少不了，不过，和大家一解释，人们都很快理解我、支持我了。因为我没有私心，我是为了群众的利益。”

我又问老张：“您这么多年这么大年纪，身体又不好，还贴了几十万元自费研究蔬菜经济，是什么力量支撑您？”

老张沉思半晌说：“我经常想起延安精神。在党的领导下，不管社会如何变革，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不会错。我还经常想起影视剧中解放军冲锋号响起的时候，好战士是冲锋在前的。我作为一名共产党员，从入党那一天起，就以实践入党誓词为终生追求，我做的这些，就是一个共产党人的责任和使命。”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
The 100th Anniversary of the Founding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党在我心·锦绣太原”征文

中共太原市委党史研究室 太原日报编辑部
太原文学院 太原市作家协会 联办

夜行者（外一首）

孔文越

凌晨的寒风刺不破黑暗
却直戳他的心骨
手里的扫帚
是他生计的武器

光洒在星星点点的废品上
像是天空遗忘的星辰
捡起的每一个
都是朝他微笑的生活

俯下身时 是一片狼藉
抬起头后 便是纤尘不染
日复一日 不是契约
而是对这片土地笃定的守候

没有人会注意
只有城市知道
夜行者每天都会擦亮天窗
挂起太阳

雨中

云朵在天空作画
铺出海天一线
我在微雨中停驻
捕捉你来自远方的声音

你曾对着车窗的雨滴微笑
是我封印在心头的一朵花
一滴雨水
便能唤醒它沉睡的灿烂

你没有走
就像这场雨
连接着天与地
也捎来了我们的回忆

劳动节，劳动去！

施崇伟

“五一”劳动节快到了，我们家的度假方案已定妥，决定按照去年的成功经验，以“劳动”为主题，按各自不同的兴趣来过节。

去年“五一”，我们一家没有外出旅游或者大吃大喝，而是换了个劳动的方式，各自过得都很开心。

我的工作多是坐在办公室读读写写，下班回家也是读书、爬格子，长年累月的“辛勤耕耘”，得到的“回报”是颈椎痛、腰椎增生、血脂高、血脂高、血糖高。于是，趁“五一”假期，回老家干农活，当几天农民。

年老的父母住在乡下，种了一小块地，过着“自给自足”的生活，吃的菜全是自己种，妈妈还喂了几只鸡，生活过得有滋有味。

回到村里，我家那一小块地，在爸爸精耕细作下各种蔬菜长得郁郁葱葱，哪里还有我干的活？爸爸说：“院子背后有块荒地，没人种，你把它开挖出来吧。”我便换

了爸爸的“工作服”，挽起袖子与裤脚，扛起锄头开工了。

这哪里是块地，丛生的杂草掩藏着石块、瓦砾，挖了好一阵子，腰也酸了，腿也疼了，我这敲键盘的细皮嫩肉的双手磨起了血泡，可开垦的土地仅有巴掌大小一块。我累得正要打退堂鼓时，爸爸来帮忙了。一个年过七旬的老人都在利索地干着活，我哪还敢退缩。“你得先把草割了，再捡去大的石块，这样才挖得快些。”我学着他的样子，速度果然快多了，眼看着荒坡变成了土地，还是挺有成就感的。劳累之后，感觉妈妈做的饭比平常更香了。睡在老屋的硬板床上，进入梦乡：我亲手开辟的土地种上了菜，嫩绿的色彩，清香的味道，美妙极了……

老婆平常日子劳动多——上班不坐车，下班洗衣、做饭、搞卫生。“五一”前几天，她下班路上去逛书店，抱回来了一叠书。我略略看了看书名，有《慢生活》《极简主义》《种花艺术》，竟然还有一本《蒋勋说宋词》。平常

除了做家务，闲时就追电视剧的人，一下带回这么多书，是要干嘛呀？她嘿嘿一笑：“这个‘五一’我哪儿也不去玩了。你也给我放几天假，让我好好看几天书。”整个假期，她闭门在家当书呆子。

女儿在上海。她刚参加工作，挺忙的，经常出差、加班，“五一”放假了，我们也没有指望她回家。果然，她来说话：“我和朋友相约，要去敬老院做义工。”

干了几天农活回到城里，老婆还伏案在书房。见我进门，她起身相迎，念叨着：“常记溪亭日暮，沉醉不知归路。兴尽晚回舟，误入藕花深处……”我笑着说：“几日不见，家里来了个李清照。”

今年四月底，我们一家又约定：劳动节，劳动去！我准备回老家看父母、种地；老婆准备在家侍弄小花园，土要翻，草要除，还得补栽几个新品种；女儿留在上海，到社区当志愿者。

朋友们说起我，总是一句“阿拉上海人”。我也一直认为，我是出生于上海青浦，六岁时才跟母亲来到太原。

父亲晚年回顾人生，有了更多的早年回忆。父亲告诉我：“你其实是出生在太原的工程师街。工程师街有一栋二层小楼，用当年刚刚烧制出的红砖砌筑，人们都称之为‘红洋房’。上世纪30年代，山西曾掀起‘造产救国’的热潮，开始大规模的铁路和工业建设，修筑纵贯山西南北的同蒲铁路。高薪从德国聘请工程师，也请了一些国内有修筑经验的工程师，这栋‘红洋房’为他们安家落户的驻地。”

父亲说：“1950年，为支援内地建设，我来到太原的西北钢铁公司，就是后来的太钢，先在这里落脚。”

父亲作为土建工程师，正逢一展身手的好机遇，在这里大有用武之地。

父亲放弃继承祖辈的遗产，为此不惜父子反目，只身一人跑到太原。

当年，母亲在上海有着一份很好的工作，在宋庆龄创办的妇幼保健院当妇产科医生。但是父亲一经选择，九死而不悔，母亲只好拖着身孕，随父亲来太原“看看情况”，于是一个小生命落地生根在太原。

太原是重化工基地，厂房烟囱林立，环境污染严重，一起风，黄沙遮天蔽日，母亲会惊呼“黄风怪”来了。吃不惯住不惯，水土不服，从小娇生惯养的黄家“二小姐”，终究吃不消这份苦，不久就抱着襁褓中的我，“逃”回了上海。

父亲坚持了下来，在这片土地上扎下根。父亲说，一颗种子，总要寻找适宜它发芽的土壤。

父亲一个在太原、一个在上海，夫妻俩分居了五六六年，母亲见父亲不可能“浪子回头”了，只得嫁鸡随鸡、嫁狗随狗，1956年，领着我与姐姐又回到太原。

每个人大概都有着寻根情结。我寻迹我的生命源头。

我翻看太原地图上的所有街道，也没有寻找到一条工程师街。

1989年我调入山西省作家协会，1993年从南宫搬到南华门东四条。2001年提前办理退休手续后，写作之余，每天的散步路线是南华门—精营东边街—东华门—东城巷—小东门街—教场巷—南华门。

这块方圆天地，明代为晋王府宫城，曾经繁华昌盛。随着朝代更迭，此地成为一片人迹罕至杂草丛生的荒野。雍正年间，位于太原城西门外的演武场，被泛滥的汾水冲没，不能再供驻防太原的清军继续操练。乾隆壬申十七年（1752），精骑营驻地的东边荒野，新辟为“大教场”。

地方志书记载：新建的大教场，“箭道宽敞，地僻而廓”，每逢演练演习、比武较量，“剑戟辉煌，鸣镝传响，马声啾啾，金鼓喧扬”，曾经一度军威雄壮。清之晚年，当年不可一世的八旗子弟军纪废弛，兵丁吸毒，颓败之象大露，经年不闻习武之声。原本气势雄壮的大教场，狐兔安巢，门可罗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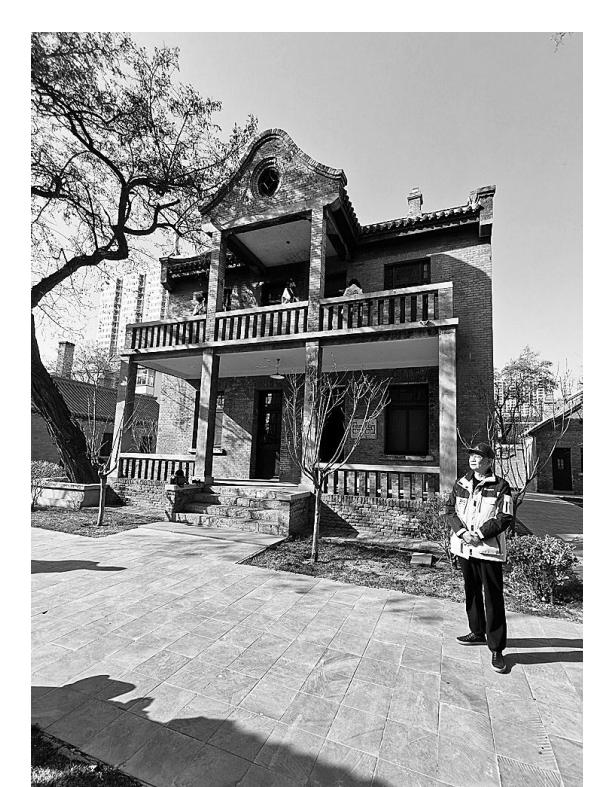
太原城中居民，纷纷到教场周围寻地，建宅安家。这个原先演武的大教场，逐渐成为新的民居点。因其是依教场而建，故得名为“教场巷”。

一次偶然的机遇，听教场巷20号居民刘师傅说，教场巷又称工程师街。教场巷22号民居，刘师傅指认，那座富有沧桑感的红砖小二楼，即是我出生的工程师楼。

众里寻它千百度，踏破铁鞋无觅处，我的出生地，远在天边近在眼前。几经沧桑，现在已经开辟为“中国铁路发展史”陈列纪念馆。

太原解放后，这里重新恢复旧名称教场巷。工程师街只是历史的一段回响。

工程师街——教场巷，冥冥之中有着鬼使神差阴差阳错。在太原生活一个花甲，北往南来西行东渡，临近生命的终点，周而复始，我又回到生命的起点。



2021年3月，作者在教场巷22号民居，即当年的工程师街前留影。此处现已辟为“中国铁路发展史”陈列纪念馆。